墙中鼠

1923年7月16日，在最后一位工人完成了他的工作后，我搬进了艾克萨姆修道院。修道院的重建工作可真算得上是一项伟业，因为这堆废弃的建筑物除了一个壳状的废墟，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高昂的修缮费用并没有使我退缩，因为它毕竟是我祖先们的居所。自从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起，这幢房子就已无人居住，当时发生了一桩极其可怕的悲剧，房子的主人，他的五个孩子以及几个侍从都被杀害了，虽然关于这件案子的许多疑问并没有得到解释，但所有的嫌疑与恐惧都指向了屋主的第三个儿子——我的直系祖先——这声名狼藉的家族的唯一幸存者，第十七代艾克萨姆男爵沃尔特·德·拉·普尔。由于唯一的继承者被指认为凶手，房产被收归到了国王的名下，嫌疑人并没有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行，也没有尝试收回其财富。他似乎受到了惊吓，某种超越了良心的谴责与法律的制裁的惊吓，他只是情绪失控地表示了他想要离开这座古老建筑的愿望，不想让它再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与记忆中。他逃到了维吉尼亚，并在那里组建了一个新的家族，这就是一个世纪后为人所熟知的德拉普尔家族。

艾克萨姆修道院就这样荒废掉了，虽然之后它被分配到了诺里斯家族的领地内，还因其古怪的复合建筑风格受到了许多专家的研究。哥特式的塔楼竖立在撒克逊或罗马风格的下部结构上，其地基则属于更加古老的建筑风格，或是几种古老建筑风格的杂糅——罗马式，甚至是德鲁伊风格或当地的威尔士风格（假如传说属实的话）。这块地基非常奇特，它一侧与悬崖上的硬质石灰岩相连，修道院就坐落在悬崖的边界上，俯瞰着距离安彻斯特村西方三英里处的荒凉峡谷。建筑学家与古物研究者们热衷于调查这幢存在于那段被遗忘的岁月中的诡异遗迹，但当地的居民对其十分厌恶。自从我的祖先于数百年前定居于此的时候，他们就憎恨着它；现在它布满了苔藓与被遗弃后产生的霉斑，他们依旧憎恨着它。在我得知我的血脉是从这座被诅咒的房子中流传出来之前，我从没有在安彻斯特待过一天。这周，工人们炸掉了艾克萨姆修道院的旧址，正忙着除去地基的痕迹。

关于我的祖先，我只知道一些基本的事情，此外我还知道我的第一代祖先是在一片疑云之中，踏上了美国殖民地的土地。然而由于德拉普尔家族一贯的沉默寡言，关于细节方面我知之甚少。不像我们的种植园主邻居，我们从不吹嘘我们参加过十字军的祖先或有过其他的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我们家族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传说曾经流传下来，或许有过，它们可能被记录在了一封信中，在南北战争前，每个家主都要把这封信传给自己的长子，待其死后才能打开。我们所珍视的荣耀均是家族迁移后所成就的；我们维吉尼亚一脉虽含蓄不喜交际，但也获得了光荣的令人引以为傲的荣耀。

内战期间，我们家族的财富化为了焦土，我们家族的境况被发生在詹姆斯河河畔卡尔费克斯的一场大火改变了，这场大火将德拉普尔家夷为平地。我年事已高的祖父死于这场纵火暴行之中，那封隐藏着我们家族过去秘密的信也一并付之一炬。我至今仍能回想起我七岁那年目睹的这场大火，回想起那些联邦士兵的高声呼号，妇女们的尖叫，以及那些黑人的嚎叫与祈祷。我父亲当时正在军队服役，当时还在打 里士满保卫战，办好了一系列手续后，我和我的母亲便去军队投奔了我的父亲。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搬去了北方居住，那也是我母亲的故乡，而我也长大成人，成为了一个富有冷静的北方佬。我父亲与我都不知道我们家族代代相传的那封信里，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当我逐渐融入到那单调无趣的马萨诸塞州的商业生活中后，我对这个深深地隐藏在我们家族背后的秘密已提不起一点兴趣。假如当初我曾怀疑并且好好调查一番的话，我会毫不犹豫且十分开心地把艾克萨姆修道院留给那些苔藓、蝙蝠与蜘蛛网。

我的父亲于1904年去世，没有任何遗言留给我和我的十岁独子阿尔弗雷德，他幼年丧母，一直跟着我和我的父亲长大。这孩子对于我们家族信息的了解多过我和我的父亲，尽管我能告诉他的只有一些对于过去的戏谑推测，但当1917年一战爆发时他以空军官员的身份前往英国之后，他写信告诉了我许多有趣的关于我们祖先的传说。很明显德拉普尔家族拥有着多姿多彩的历史，或许还有些邪恶。我儿子的一位朋友，皇家空军的爱德华 诺里斯上尉的老家就在我们家位于安彻斯特的祖屋旁，他向我儿子讲述了当地农民疯狂且难以置信的迷信行为，就连那些小说家的想象都难以媲美。当然诺里斯本人并没有把这些故事当一回事，但它们却娱乐了我的儿子，他写给我的信大部分都与这些故事有关。这些传说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我那位于大西洋彼岸的遗产上，并且让我下定决心买下并重建了祖屋，它就坐落于诺里斯展示给我儿子阿尔弗雷德的那座别致的废墟，价钱出乎意料的公道，因为房屋的主人正是诺里斯的叔叔。

我于1918年买下了艾克萨姆修道院，但我儿子却因伤残退役了，这使我的祖屋修复计划就此搁置。在他生命中最后两年，我心无旁骛，专心照顾阿尔弗雷德，甚至将生意都交给了合作伙伴打理。1921年，我痛失爱子，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我这退休的老商人也不再年轻，我打定主意，要去我的新房产度过余生。当年的12月，我来到了安彻斯特，诺里斯上尉热情地款待了我，这位敦实谦和的年轻人，对我儿子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也答应帮助我们制定计划与搜集有助于修复工作的趣闻轶事。不带任何感情因素来观察它的话，艾克萨姆修道院本身就只是一堆覆盖着青苔和呈蜂窝状分布的白嘴鸦鸟巢的摇摇欲坠的中世纪废墟，危立于悬崖之上，内饰与地板已风化不见，只余几座零散的塔的石墙。

当我逐渐将这座大厦恢复到三世纪前我的祖先弃之而去时的场景时，我开始雇佣工人进行重建工作。由于安彻斯特的村民对这片土地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惧意与愤怒，我常常被迫离开周边地区。这种情绪过于强烈，有时甚至会感染那些外来工人，造成许多工人离职；这种情绪似乎不只是针对这座修道院，还包括了居于其中的古老家族。

我的儿子曾经告诉我，他在拜访周边区域居民时，曾因他姓de la Poer而有些受到冷落，现在我发现我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而稍微的受到了当地人的排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说服那些农民，使他们相信我对我家族的传统与遗产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对我横眉冷对，十分不喜，所以我只能通过诺里斯家族从中调停，才得以收集到安彻斯特村大部分的民俗传说。这些人不能原谅的或许是我回来要重建一个令他们感到憎恶的标志；不管这是否理性，他们将艾克萨姆修道院视为魔鬼与狼人的出没之地。

将诺里斯家族为我收集的传说拼凑起来，再加上曾经对遗迹有过研究的几位学者的描述作为补充，我推断艾克萨姆修道院矗立在某个史前神庙的遗址之上；它一定与巨石阵处于同一时代，是德鲁伊时代或德鲁伊时代之前的事物。几乎可以肯定，某些不可名状的仪式曾在这里举行；并且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传说，声称在罗马人引入Cybele（西布莉）崇拜后，这些仪式便转移成为Cybele崇拜的祭祀仪式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地窖下层上的铭文依旧清晰可见，清楚地镌刻着“DIV…OPS…MAGNA.MAT…”之类的字母，象征着Magna Mater（罗马神话中的万神之母），对其的黑暗崇拜曾被罗马政府明文禁止，但收效甚微。有许多遗存下来的证据显示安彻斯特曾经是Augustan（奥古斯都）第三军团的驻扎地，据说Cybele的神庙极其华美，那些遵循Phrygian（弗里吉亚）祭祀召唤而来的信徒蜂拥而至，共同举行那无名的仪式。传说还称，这古老的宗教信仰的日渐式微并没有能够结束掉神庙中的纵酒宴乐，祭司们改换门庭以求生存，暗地里却依旧崇拜西布莉。同样的，据说那些仪式也没有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撒克逊人的某一支加入了神庙余孽之中，并为之后留存的仪式确定了核心概要，并使其成为了某个邪教的核心仪式，大半个七大王国对其都感到畏惧。大约公元前1000年时，这个地方被载入史册，史料将其描述为一个居住着怪异且强大的修道会的坚固石质修道院，周围环绕着广阔的园子，不须设置围墙，那些胆战心惊的平民也不敢踏雷池一步。丹麦人从来都没有能够摧毁掉它，虽然在诺曼征服之后，它的势力一定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为亨利三世于1261年将此处赐予我的祖先，艾克萨姆男爵一世吉尔伯特·德·拉·普尔之时，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

在这之前，关于我的家族并没有什么邪恶的传闻，但这之后一定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1307年的一部史书上称德·拉·普尔一族为“被上帝诅咒的一族”，而当时那些带着邪恶气息，令当地人恐惧到失控的乡野传说并没有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是提到这座城堡修建在了古老的神庙与修道院之上。这些炉边故事充斥着各种可怖的描述，更大的恐惧则隐藏在恐惧的缄默与含糊晦涩的推诿支吾之中。这些故事将我的祖先们描述为一种世袭的半神族类，与他们相比，蓝胡子跟萨德侯爵（《索多玛120天》作者），充其量就是不入流的新手。这些故事还暗示，我的祖先与几代人以来偶尔发生的村民失踪事件相关。

显然，大反派都是男爵以及他的直系继承人之类的；至少，传言大部分都是与他们相关的。据说，如果他们有任何健康正常成长的倾向，继承人便会神秘早夭，为其他继承了家族邪恶血液的后裔让出位置。在这个家族内部深处，似乎存在着一个邪教，由一家之主统领，有时会将某些家族成员排除在外。入教的评判标准明显是气质秉性而不是血统，因为几位嫁入这个家族的女士也参加了这个邪教。来自康瓦尔郡的玛格丽特·崔佛女士，男爵五世的次子高弗里之妻，成为了当地所有乡间稚童眼中的魔头灾星，她是在威尔士边疆至今仍有流传的恐怖民谣的半神女主角。另一位女士玛丽·德·拉·普尔的可怖传说也留存在了民谣之中，但阐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她在嫁给什鲁斯菲尔德伯爵之后不久，便被她丈夫与婆婆杀害，牧师在听完两个杀人者的坦白之后——他们甚至不敢将真相再告知世人——原谅并祝福了他们。

这些神话与民谣只是一些典型的粗陋迷信故事，却令我十分反感。它们的流传与跟我诸位祖先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使我恼怒；但同时这些骇人听闻习性的罪名却令我回想起了我直系血亲的一件丑闻——我的一位年轻的表亲，他名叫兰多夫·德拉普尔，也居住在卡尔费克斯，他一直与黑人走得很近，当他从美墨战争的战场上返回时，他竟然成为了一名巫毒教的祭司。

另一些故事对我的影响就小多了，它们主要是对一些怪事的模糊描写，包括石灰岩峭壁旁常有大风刮过的荒芜峡谷中传来的恸哭与咆哮声；春雨后空气中散发的类似墓地中的恶臭；某个夜晚，独自骑马经过旷野的约翰·科雷夫先生踩到的一个挣扎尖叫的白色生物；还有一个仆人在光天白日之下看到了修道院中隐藏的某些东西之后被吓疯了。这些故事都是些陈腐的鬼魂传说，我当时又是一个坚定的怀疑论者。失踪平民的数目也没有少到可以忽视的地步，虽然按中世纪的习惯来看，也不是个非常显眼的数字。在那个好奇的窥探意味着死亡的年代，不止一个头颅曾被砍下挂在艾克萨姆修道院周围的堡垒（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上示众。